



我9岁那年，父母把我送上前往芝加哥的一趟列车。爸爸给了行李员几个美金，让他盯着我，直至我到达伊利诺斯州罗克艾兰市。列车开进罗克艾兰站时，车轮发出刺耳声，火车头喷出蒸汽，我滑到座位边上，看着窗外接车的人群。我很激动，但紧接着就感到害怕了，因为我看不到一张熟悉的面孔。

行李员弯下身说：“走吧，小姐，这是你下车的地方了。你外婆在等你。”

我从软席上滑下来，跟着行李员从过道走出去。行李员满面笑容地扶着我走下那两级踏板，下到站台上，我刚转身，外婆就出现了。她向行李员点点头，表示谢意，将他递给她的小手提箱接过去，然后把我的手抓到她的手中。

外婆长得很高很苗条，人也很严肃。没有拥抱和亲吻。她那长长的灰白头发编成一条辫子，盘在头顶上，无框眼镜在阳光照射下闪闪发亮。她走得很快，黑色的翻皮牛津鞋保持着稳定的步伐。我那双小腿得加快速度才跟得上她。

我们用这种速度行走了几个街区，外婆突然停了下来，让我差点跌倒。她拉着我走进一家社区小杂货店，然后放开我的

手，捡起一个装着红树莓的小木箱。她那一直很冷酷的脸上现出了笑容。

“这些我们买了。”她对售货员说，同时将那箱树莓和钱递给他。

回到人行道上之后，我们接着往前走，路过很多打理得不好的旧房子。有些草坪很干净整洁，有些则长满了杂草，而且草坪的草也长得太高了。最后，我们到了一座很大的黄房子，四周围着篱笆。外婆打开大门，拉着我跟她爬上前门阶梯。“这就是我们要住下来的分租房。”她说，然后打开铁丝网门。

我不知道父母为什么把我送来这里。我知道此时外婆是住在亚利桑那，而不是在罗克艾兰，倒是爷爷住在这里。我从未见过这座房子，我也不喜欢进来的那间狭窄的客厅，因为客厅里有一个直立的梯子，不知通往何处。我也不喜欢客厅里留下的饭菜气味，它们渗进我的鼻子，留在里面就不出来了。

我们爬上楼梯，沿着另一条走廊走到一间小卧室。“这就是我睡觉的地方——你将留在这里跟我一起睡。”外婆说。

她将她的皮夹子和我的手提箱放到床上，然后，领着我到了一间小厨房，里面各种必要的设备

## 外婆、树莓和奶油

◆ (美国)南希·J·库珀  
陈荣生(编译)

都很齐全。一张小方桌摆在一片斜天花板的下面，一株红天竺葵放在窗台上，窗口开着，白色的窗帘被吹得不停地飘动。

我看着外婆洗树莓，她把它们分放到两个绿色玻璃碗中，然后倒入奶油，把它们覆盖住。

外婆把这两个玻璃碗放到方桌上，再放上两只汤勺，然后说：“来吧，坐下，吃你的树莓。你只有用真正的奶油放在它们上面，它们才好吃。”

它们的确很好吃，被滑爽冰冻的奶油覆盖后，既甜也辛辣。它们真是太好吃了，以至于后来我每次看到它们的时候，都会想起外婆把这种美味水果介绍给我的那一天。而且我知道了它们需要有“真正的奶油”味道才是最佳的。

我们把最后一勺吃完后，外婆对我说是时候该去见外公了。我的手紧紧地抓住汤勺，真希望碗里还有树莓，好延迟这个探访。老妈说他病了，想见到我。这就是外婆来这里的原因吗？是她在照顾他吗？我朋友们的外公外婆都是生活在一起的。我的却不是。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。

我们沿着长走廊下到另外一扇门，奶奶打开这扇门，我们进入了一间小卧室，里面充满各种气味，就像是医院。这间房间也有一

个斜天花板，这是我以前没见过的。我仔细地研究着这种天花板，这样我就不必立即看床了。最后，我走到床边，外公就躺在上面。他看起来不像那个来探望我们的外公。他看起来不像那个给我带来了为我攒满了一雪茄盒硬币的外公。他看起来不像那个尽情享受妈妈给他做的饭菜的外公。

这位外公很瘦，脸色苍白，眼下布满深深的皱纹，银白发梳得整整齐齐，但脸上却留有一些胡茬。他的手在向着我伸过来的时候不停地颤抖。外婆推了我一把，我就走近一些，抓住外公的手。

“你来这多久了？”他用一种震耳的声音问。根本就不像一位外公。

我抬头看着外婆，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

她说：“一个小时左右。”外公嘎嘎地笑了：“你妈妈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，她已经认识镇上所有的人了。”

这才是我所认识的外公，看到他，我解开了内心的陌生情绪和恐惧，喋喋不休地和他讲了我父母、小弟弟、火车、树莓——脑子里想到什么就讲什么。外公一字不漏地听着我讲。最后，外婆对我说我们得离开了。

当天晚上，我与外婆同睡一张单人床。第二天早上，我醒后伸

手摸她的脸。她的皮肤很软。她用手覆盖住我的手，温柔地按压。

这天，我们又去看了外公几次，每次时间都很短。有一次，外婆让我在小厨房里等待，她进去帮外公洗澡和刮胡子。做完这一切之后，她才出来接我，我急忙忙地穿过那狭窄黑暗的走廊。外公问了我几个跟我学校和朋友相关的问题。他时不时地闭上双眼，静静地躺在床上，但我知道他没有睡着。他病了，但谁都没有告诉我是什么病。我生病的时候，几天就会好起来，但不知为什么，我知道外公的病再也好不了。即使是外婆照顾他也不好不了。

我回家几个星期之后，妈妈接了一个电话，然后，她哭了。

妈妈把我紧紧地搂进她怀里，然后擦掉眼泪。“我爸爸最后要求的一件事就是再见你一次，他去世前实现了这个愿望。”

当时我并不能完全理解，但多年后，我认识到了这对他意味着什么，明白了外婆所做的一切。尽管他们已经分居多年，但她仍然在他身边照顾他，陪他度过人生最后的几个星期。尽管她从未对她所做的一切说过一个字，但我从这位严肃的外婆身上学到了责任、忠诚和爱。而且，她还让我懂得了从浸没在一碗奶油中的树莓获取欢乐。

## 安全感

◆ (美国)玛丽·米勒 邓笛(编译)

我的丈夫突发心脏病，在没有任何先兆的情况下离开了人世。家庭的重担一下子落到我一个人的肩上。我感到天塌了下来。我有六个未成年的孩子，最大的10岁，最小的才18个月。我要挣钱养家，照顾孩子。我手忙脚乱，不知所措，原有的安全感荡然无存了。

幸好我找到了一个很好的保姆。她分担了我的家务，让我感到了安全。可是，每到周末，从星期五晚到星期一早晨保姆回家休息的两天里，不安全感再次充斥我的每一根神经。尤其是夜晚，每一次门动窗响都会让我心中产生前所未有的恐惧。

一个周五的晚上，我下班回来看到门口有一只德国牧羊犬。它试图进入我家。这不是一只流浪狗，因为它护理得很好，干干净净，颇具绅士风度。孩子们希望它能到家里去。虽然让孩子们与这样一条精壮剽悍的陌生狗在一起我有点不放心，但我架不住孩子们的哀求。我允许它在我

家的地下室过一夜。那一夜，我睡得真香呀，是我丈夫去世后我睡得最安稳的一次。

第二天，我打了无数个电话，查了若干种报纸的寻物启事，都没有找到牧羊犬的主人。这一天，牧羊犬与我的孩子们嬉戏玩耍，亲密无间，俨然成了家庭的一员。天黑以后，我又允许它在我的地下室过了一夜。

星期天，我带孩子们去郊外野餐。我把牧羊犬留在家门口，因为我考虑到它的主人或许会寻它而来。然而，当我的车中途停下来加油的时候，它竟从后面追了上来。它趴在车身上，隔着挡风玻璃，直视我的眼睛。我只得让它上车与我们同行。那天晚上，它还睡在我家的地下室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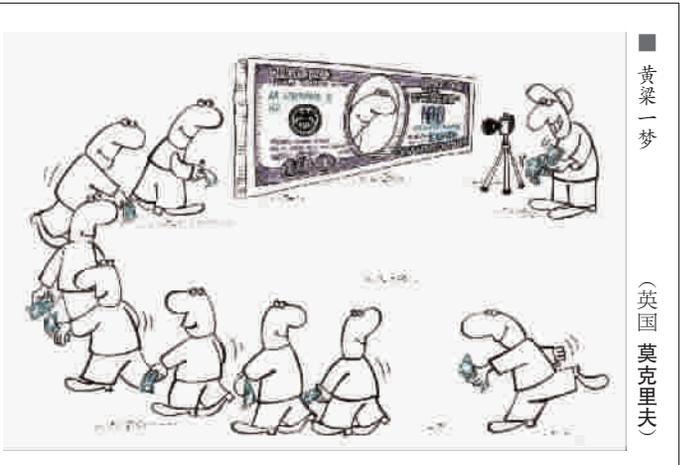
星期一的早晨，孩子们准备上学，我忙着照顾他们。我便让牧羊犬独自去室外溜达。但是，它没有回来。天黑了也没有回来。第二天，还是没有回来。我估计它回家了或者被它主人找着了。我们心中有些失望，以为再

也见不到它了。可是我们错了。星期五晚上，我们又在家门口见到了它。它和我们呆到周一早晨保姆到我家上班的时候，然后再一次不辞而别。

这种格局周而复始持续了将近10个月。我们不再打听也已经忘掉它属于谁了。每当我看到它的鬃毛雄赳赳地竖立在脑袋上，听到它的牙齿如钢般的磨擦声，我感受到了保护，获得了安全感。

在这10个月中，我越来越坚强，越来越勇敢，最终可以不需要牧羊犬也能够获得安全感了。但我还是喜欢它来和我们做伴。

我时常会想念它。它来到我身边恰好是我生活中最无助的时候，而离开时我已经获得了坚强和勇敢。我不能解释它的行为。或许它是因为主人周末不在家而造访了我们。但是，它让我切身体会到，我们在困难与虚弱的时候，是多么渴望整个社会像一个大家庭一样，能够给予我们温暖和安全感呀！



黄梁一梦

(英国)莫克里夫



## 油煎荷包蛋

◆ 张维(编译)

妻子在厨房做早饭，油煎荷包蛋。妻子正在忙碌时，丈夫走进厨房对她大声说：“注意，别烫着！”妻子扭头对他笑笑：“没事，烫不着。”

过了一会儿，丈夫站在一旁又提醒她：“多加一点油。”“锅里的油足够了！”妻子回答。紧接着丈夫又大声喊道：“哎呀，你怎么一次油煎这么多鸡蛋？太多了！”“没关系，我有把握，我一直是都这么做的。”妻子回答。妻子的话音未落，丈夫又叫了起来：“你要专心，千万不能一边做事、一边和我说话！天哪，赶快翻，要不那一边就糊了，快点、快点！”妻子没做声，埋头干自己的活。

不一会儿，丈夫又冲她喊了起来：“快，快撒点盐！”妻子白了丈夫一眼，没有理睬丈夫。丈夫接着又指着锅里的一只鸡蛋大声地喊道：“你看，这只鸡蛋还需要再煎一下，快翻一下！”

妻子终于忍无可忍，她抬起头来冲着丈夫怒气冲冲地喊叫了起来：“你在一旁乱叫唤什么？难道我连油煎荷包蛋都不会做吗？你简直是瞎指挥！”丈夫对她嘿嘿一笑，说道：“呵呵，我就想让你亲身体会一下，我开车的时候，你在一旁总是对我指手画脚地乱嚷嚷，我是什么样的感受！”

## 灯灭了

◆ 赵文恒(编译)

一个盲人晚上拜访朋友，临别时朋友拿出一盏灯笼，要他提着回家。“我不需灯笼”，他说，“黑暗或白天对我一个样。”

“我知道你不需要一个灯笼来找路，”朋友解释说，“如果没有灯笼的话，别人就有可能撞着你，所以你

必须带上灯笼。”

于是盲人提着灯笼回家，没走多远，还是有人撞上他。

“你也是瞎子吗！”他呵斥道，“难道你没看见这盏灯吗？”

“哥们儿，你的蜡烛已经烧完了。”那人答道。

在一列拥挤的火车上，一个莽撞的酒鬼堵住车厢通道，开始无礼地殴打乘客。一位年轻人多年练武，还从未遇到过对手。见此情景，他顿时火冒三丈，打算出手惩治这个无赖。

他站起来，挡在那个家伙面前，两个人互不相让，拉开架势准备打一番。正当这时，一只手搭在年轻人的臂上。他低头一看，只见一位虚弱的老人拉住了自己。老人说：“让我来处理。”

年轻人惊讶地看着老人邀请酒鬼坐到自己旁边的座位上。奇怪的是，那个人默认了。



## 以柔克刚

◆ 孙宝成(编译)

老人开始安抚那个家伙，用仁慈和怜悯的眼睛看着他，跟他拉家常。过了一会儿，那个暴徒吐露说自己的妻子刚刚去世，他承受着巨大的悲伤，出门来喝醉了酒，来麻痹自己的创痛。老人安慰地把手放在那人的肩上，他开始哭泣。年轻人眼睁睁地看到，那个人从恶棍变成了无辜的孩子。

火车到达下一站，莽汉对老人表示感谢，退出了车厢。年轻

人目瞪口呆，坐到老人的身边，问他：“您为什么要阻止我？”

“你是打算以自己的暴力对付那个人的暴力，”老人回答，“即便功夫了得，如果你伤害了对手，也不能把自己的行为叫做获胜。”

我们都遇到过这类情形，觉得自己必须出手自卫。然而，还有一种方法能使自己安然无恙，却不伤害别人，有效地化解一触即发的局面。